

1989

國外文學





國 外 文 學

北京大學出版社



目 录

论 文

- 普鲁斯特传略.....罗大冈 (1)
论索尔·贝洛的小说创作.....王 宁 (11)
左琴科和他的《日出之前》.....左少兴 (31)
试评《吉檀迦利》.....刘宝珍 (41)
略谈《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赵太和 (58)

比较文学

- 论莎士比亚对普希金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双重影响
.....曾庆林 (62)

《日瓦戈医生》专题讨论

- 写在《日瓦戈医生》专题讨论之前.....李明滨 (72)
帕斯捷尔纳克和《日瓦戈医生》.....张 沁 (75)
三支不同曲调的歌.....陈晓春 (82)
一部出色的心理自传.....张 冰 (88)
日瓦戈形象浅析.....董 玥 (93)
日瓦戈行为驱力的聚合与耗散.....张哲俊 (98)

外国文学介绍

- 日本当代文学述评……………何乃英 (105)
孟加拉国现代文学概况……………白开元 (114)

小说

- 孩子啊, 写篇小说……………[苏]谢·沃罗宁 王文明译 (120)
天使墓地……………[日]五本宽之 刘金才译 (159)
母亲……………[缅]瑞吴奥 姜永仁 韩德英译 (205)
请给我一朵花……………[孟加拉]阿拉乌汀·阿勒·阿查德
白开元译 (226)

资料

- 全国主要报刊外国文学文章目录索引(1988.5—8)
……………外国文学研究所图书室编 (236)

简讯

- 《苏联当代文学概观》出版……………飞 (252)

普鲁斯特传略

罗大冈

玛塞尔·普鲁斯特（1871—1922）是二十世纪法国文坛上有特殊地位的作家，也是法国文学家史上第一流作家。他度过与众不同的一生，创作了一部与众不同的小说：《追忆逝水年华》，法文原名直译是《寻找失去的时间》。这是一部七卷十五册的巨型小说。奠定普鲁斯特在法国文学史上突出地位的就是这部小说。

这样一个有特色的法国作家，在中国还没有人比较详细地介绍过。除非人们谈论所谓“意识流”时，偶然提到普鲁斯特的名字以及他的《追忆逝水年华》。这是我们在外国文学介绍工作中的一个有待弥补的空白。最近有一家出版社在组织人力翻译这部小说，并约我写一篇介绍这部小说及其作者的文章，聊供一般读者做初步参考。我借此机会涉猎了这部巨著，参考了一些有关的资料，写了读书笔记。本文就是笔记的一部分，并不是什么系统研究与介绍。

从实际生活的角度看，当然是先有作家然后有作品。可是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则是先有作品后有作家。假如没有《追忆逝水年华》这部小说，法国文学史上很可能根本没有普鲁斯特这个名字。我们介绍作家，目的在于更全面更具体地说明作品。文学评论应当以作品为主要目标，而不是把重点放在作家身上。脱离作品写一篇作家传记，严格说不属于文学研究范围。本文不是普鲁斯特的单纯传记，不是他生平际遇的平铺直叙，而是在于扼要说明他的不朽名著是在什么生活背景中产生的；小说中的特点和他生活的特点有什么有机联系。因此有必要先把《追忆逝水年华》简单介绍一下。

用一两句话说明这部七卷十五册的巨著内容是不可能的。《追

《追忆逝水年华》，如同它的标题所揭示，是一部回忆录，但不是普通从幼年写到老年的流水帐。作者记录的只是他生平感受最深，印象不能磨灭的事，有时是极细微的小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小说中不止一次提到的一杯热茶泡玛德兰娜^①的故事。那是他儿童时期在外祖母（或舅母）家尝到的美味，印象如此深刻，以致毕生难忘。到了小说的最后一卷，还提起这件小事。诸如此类的细节还有不少，都是回忆的最亲切的线索。对于一般作家，回忆的艺术加工就是美化往事。《追忆逝水年华》的艺术加工在于将往事和当前的生活连成一片，融成一体，超越空间和时间的概念，给人生感受以更大的深度与立体感。这种生命延续的印象是这部不同凡响的小说重要的艺术创新。

普鲁斯特曾经给友人写信，说他准备写一部小说，其中有一位“先生”，到处自称“我”。但这并不意味着《追忆逝水年华》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实际上，这部小说写“我”远不如写别人详细和生动。写“人”的篇幅远远超过写“我”。评论家指出，《追忆逝水年华》中人物纷纭众多，仅次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人间喜剧》包括修短不齐的各种小说约九十部，全体人物有几千人之多。研究工作者为了方便读者，专门编了《〈人间喜剧〉人物辞典》一厚册。不料也有人编印《〈追忆逝水年华〉人物分类目录》出版。^②可见这部小说人物之众多可以与《人间喜剧》媲美。

《追忆逝水年华》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小说的每一卷，以至整部小说七卷十五册，没有一个贯彻始终的情节。二十世纪以前的法国小说没有出现过这种弃除脊椎骨的艺术结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现的法国“新小说派”提倡无情节小说，并且宣称，这种“无脊椎动物”是对传统的法国小说艺术的反抗，是革命性的破旧立

①用面粉、牛奶、鸡蛋、黄油、白糖做成的精细小糕饼

②Charles Daudet: Répertoire des Personnages de "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Gallimard, 1928.

新。新小说派特别指出，无情节小说是对巴尔扎克式的小说模式的清算。新小说派直言不讳，他们是受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的影响的。

《追忆逝水年华》还有许多别的特色，由于不是本文的重点，姑不细述。

总而言之，《追忆逝水年华》是一部非比一般的特殊作品。没有普鲁斯特的特殊遭遇和特殊生活方式，是不可能产生这样特殊的艺术结晶的。

玛塞尔·普鲁斯特1871年7月10日出生于巴黎。父亲亚德里安·普鲁斯特，母亲霞娜·维尔都出身于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父亲的职业是医生兼教授。母亲出身阿尔萨斯省的犹太望族，秀丽聪慧，有文学修养。

1871年3月18日至5月28日，巴黎公社起义，反对凡尔赛的资产阶级反动政府。革命力量和反动武装激烈战斗之后，被血腥镇压。巴黎公社不幸瓦解。在那些日子里，巴黎街道上烽烟弥漫，枪弹横飞。有一天，阿德里安·普鲁斯特医生从医院步行回家的途中，中了流弹，伤势严重。那时，他的夫人霞娜正怀着孕，胎儿就是后来的玛塞尔·普鲁斯特。丈夫受重伤使霞娜惊恐担忧，神经极度紧张，强烈影响胎儿健康。家人担心她会流产。由于救护得法，总算保住了胎儿，没有流产。可是到了7月10日，胎儿还没足月，就哇哇堕地。面对异常孱弱的婴儿，身为医生的父亲，思想上已做了不幸的准备，他估计婴儿多半是养不活的。可是由于全家热情的爱护照管，孩子居然活下来了，受了洗礼。起名玛塞尔。到了开始学步的年龄，玛塞尔显得特别羸弱，而且神经脆弱，容易受刺激，和一般幼儿不大一样。这是一个神经质的小孩，任性，容易激动哭闹，父母心里明白，孩子的病态和他先天所受的刺激与震动有直接关系。总觉得这个小孩不幸先天受损害，受了委屈，所以特别怜惜他，体谅他，宠爱他。尤其是孩子的外祖母、母亲和老女仆弗朗莎丝，对

孩子百依百顺，简直娇惯得象一个小王子。

玛塞尔的童年总算平安无事。可是不久，不幸的现象发生了。九岁那年，孩子由大人领着到巴黎郊外薄洛涅去春游，玩了一天。回家后，孩子突然犯了哮喘病，同时有严重的窒息现象。他父亲束手无策，心想孩子孱弱的身体禁不起窒息的打击，有可能产生不幸的结果。这种病是由俗名“草伤风”的呼吸道感染引起的。孩子在树林中游玩时，飞扬在空气中的某种花粉可能刺激了他的呼吸气管。总之孩子体质虚弱，缺乏抵抗力，所以感染草伤风后果特别严重。从此以后，玛塞尔终生患哮喘和窒息的痼疾，时发时愈。平日不得不格外小心，不要吹风受凉，以免引起老毛病。每逢春暖花开，风和日暖，一般年轻人兴高采烈，结伴郊游，到花木繁茂的地方去踏青。对于玛塞尔，风光明媚的春天是最可怕的时期。他不但不能出去郊游，连他家的花园也不敢去。

有人说，玛塞尔·普鲁斯特一辈子没有机会享受青春的欢乐。这是把生命的青春和季节的青春混在一起而言的。这两者之间有一定程度的相互关系，但不能说不能春游就丧失了青春的乐趣。年轻的玛塞尔极大部分的乐趣是沙龙中的夜游。《追忆逝水年华》的灵感和题材从“上流社会”的交际活动中获得丰富的来源。但是话说回来，人毕竟不是只能过室内生活的动物。接触大自然是人生最大乐趣之一。不能设想一个终生没有机会享受春暖花开之美的人，心中不感觉苦闷和遗憾。《追忆逝水年华》对于往事绵绵不断的回忆，滔滔不绝的叙述，也许可以理解为一个没有春天的人，在设法排遣心中的苦闷。

没有对生命的强烈的爱，任何有价值的艺术品，包括小说，都没有产生的可能。真正的艺术必然是对于不公平的命运进行反抗的一种表现。《追忆逝水年华》也不例外。

青年时代的玛塞尔·普鲁斯特虽然体弱多病，但是在风华正茂的年龄，生命力的旺盛，不甘心屈服于体弱多病的现实，他决不垂头丧气，于是有种种反抗的行动。他是个敏慧的青年，求知欲强，

勤于读书。在读书的余暇，常常到“上流社会”社交场上活动。这类活动通常在晚上进行，有时通宵达旦。普鲁斯特翩翩年少，文雅潇洒，眉清目秀，尤其是他的眼神，有人说他有东方女性的妩媚。^①他在英俊之中，多少带点病态的清瘦，这更显得楚楚动人。他是当时巴黎几处著名沙龙中的熟客，受到主人和宾客的欢迎。由于每个沙龙的主持者都是贵妇人，不是富商巨贾的眷属，就是政界要员的夫人，所以一个青年能出入沙龙，就成为“上流社会”的宠儿。许多时髦青年常常以沙龙作为飞黄腾达的媒介，锦绣前程的阶梯。然而年轻的普鲁斯特远远不是那种人。他虽然在“花枝招展的少女群中”象蝴蝶一样穿来穿去，却不沾染庸俗轻薄的习气。从他的回忆来看，他从未真正迷恋过一个女性，从未被一个如花的少女魅惑得神魂颠倒。同时，他也从不打算借重沙龙中大人先生和贵夫人的势力，解决他个人的前途问题。他不喜欢富贵子弟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或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的生活。他在中学学习勤奋，成绩出众，文学与哲学课程的作文常常获荣誉奖。1892年他考得文学硕士学位。后来又入政治学校，有意于在外交界谋一职位。不久，巴黎著名的玛萨杜图书馆招考三名馆员，普鲁斯特报名投考。结果，考取了，但名列第三，被分配到法国教育部管理图书，他没有去就职。可是他却有时间到巴黎大学去听著名哲学家柏格森(1859-1941)讲课。

1889年，普鲁斯特十八岁，还没有到服兵役的法定年龄，再说他身体羸弱，体检没有及格，可以免服兵役。然而他偏不服气，以志愿兵的名义，参加步兵训练。他那一班共六十四名新兵，他的训练成绩被列倒数第二名，即第六十三名，也就是说，不够格。

谁想得到象普鲁斯特那么一个文弱书生，一名“病夫”，居然敢和人决斗。这一插曲，又一次说明他性格有刚强的一面。事情是这样的：1896年，二十五岁的普鲁斯特出版了他的处女作，一本短

①法国人谈“东方”、往往指近东与中东。

篇小说、散文和诗歌的合集，标题《悠游岁月》。^①这是一本十足的沙龙文学产品，印刷装帧十分讲究（多半由作者自己负担印费），当时法国文坛一位大名鼎鼎的老作家A.法朗士写一篇奖誉备至的序言；一位时髦画家画了几幅插图；一位有名的作曲家给书中的几首诗谱写了曲子。书问世以后，没有引起文坛上的注意。内行人一见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一笑置之。偏偏有一个气量窄狭的文人，对普鲁斯特的处女作大肆嘲笑、讽刺。普鲁斯特年少气盛，不觉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对他的人身侮辱，不能容忍，提出要和对方用决斗解决纠纷。于是双方选出了两名公证人，主持决斗，按照决斗的一切规矩，进行了一场“正规”的决斗。可惜我们参考的有关资料没有说明他们是用剑还是用手枪决斗的，也没有说明决斗的结果如何，双方有没有伤亡。反正普鲁斯特好象连一根头发也没有受损失。可能这种决斗只是一种形式。

普鲁斯特的性格是多方面的。他俊秀文雅，容易得到女性欢心，他也善于主动和女性交往。但他内心并不那样简单平易，他和女性的关系是严格的，一辈子没有轻薄的爱情故事。《追忆逝水年华》偶然有爱情插曲，但爱情不是这部巨型小说的重点，更不是中心。他毕生最热烈最深厚的感情是对母亲的爱，但这和一般男女间的爱情不是一回事。普鲁斯特儿童时代经常和女孩子们一起玩耍，因为男孩子粗鲁，和他合不来。在他童年的女伴之中，有一个女孩子他比较喜欢。后来这个女孩以阿尔佩蒂娜的化名出现在《追忆逝水年华》中。小说中的“我”有一个时期曾经想和阿尔佩蒂娜结婚。可是阿尔佩蒂娜秉性太好动，不安于室。“我”想把阿尔佩蒂娜看管起来，不让他乱跑。阿尔佩蒂娜终于逃走了。后来“我”听说阿尔佩蒂娜年轻地去世了，心中十分悲痛。普鲁斯特似乎没有和别的女人恋爱，始终没有结婚。到五十一岁他去世时，还是个单身汉。

①法文原名：Les plaisirs et les Jours.

普鲁斯特对他母亲的深厚感情是没有任何别的女性所能代替的。当他还是四五岁的儿童时，有人问他：“你最喜欢的是什么？”他脱口而出地回答：“跟妈妈在一起。”又问：“你最难受的事是什么？”孩子答道：“跟我妈妈分开！”

在小说的第一卷，《在斯旺家一边》中，我们就读到这样一段插曲。有一天，小说主人公“我”家请客人共进晚餐。那时，“我”是个五六岁的小孩。“我”的父母和客人边进餐边聊天，晚餐的时间大大地延长了。这时敏感的小孩心里嘀咕：“我每天晚上该上床的时刻快到了。大人一定会叫我先上楼去睡觉。”果然，父亲开口了。他瞧着母亲的眼睛说：“该让孩子上楼睡觉去了。”母亲对正在上菜的老女仆说：“你上完这道菜，领孩子上楼睡觉去。”孩子害怕父亲，也害怕陌生的客人，不敢违抗，只好让女仆牵着小手走上楼梯。到了楼上，刚进卧室，孩子憋不住了，哇哇大哭起来，怎么也不肯脱衣上床。原来这孩子有个习惯，每天晚上一定要妈妈替他脱衣，换上睡衣，然后上床。在躺下以前，孩子一定要搂着妈妈的脖子，一次又一次地亲她的脸；一遍又一遍地说“晚安，妈妈！”母亲也要同样地亲孩子，对他说晚安。这个每晚必须举行的“仪式”持续几分钟之久，最后孩子才躺下睡觉。这一夜，母亲没有送他上床。女仆在楼下还有工作，也不能陪孩子睡觉。孩子独自在漆黑的卧室又害怕又委屈，哭了半夜，怎么也睡不着。终于他摸黑下床，穿着睡衣，光着脚，摸到楼梯口，坐在楼板上，一直坐到后半夜。父母送走了客人，上楼来，发现孩子躺在楼梯口的地板上，在那儿抽泣。母亲急得满脸泪水，父亲狠狠地斥责孩子。

在人世间，普鲁斯特最热烈最疯狂的爱是对他妈妈的爱。等到他长大成人，这种爱没有减退，反而与日俱增。有人说，这也是普鲁斯特病态的神经质表现。与此同时，过了三十岁以后，他感觉到体质愈来愈衰弱，慢性支气管炎、哮喘与窒息也日趋严重，发病更频繁了。

1905年，他母亲去世了。普鲁斯特感觉他与人世之间已经没有

任何深刻的感情联系。他说：“这世界上再也没有给我温暖的人和事物……”他丧母的哀痛表现得和一般人也不一样，仿佛他从内心到外表完全麻木了。世上没有一件使他感兴趣的事。要不是他决心写完他的小说，简直没有任何理由再活下去。

母亲死后不久，普鲁斯特大病一场，入医院调治。出院以后，他显得更虚弱了。1907年他构思了长篇小说《追忆逝水年华》的全部结构。1908年他动笔起草。从那时起，到1922年，他足不出户，终日埋首，匆匆写完七卷十五册的小说全稿，好象迫不急待地闭上双目，与世长辞。总之，从1905年丧母之日起，到1922年11月18日他停止呼吸，这十多年是普鲁斯特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在这时期他的生活非常特殊，也非常动人。这个时期他生活在斗室之中，完全与世隔绝，专门为了写作而生活着。人生是过目烟云，一切都是空虚的，只有艺术是真实的。写完这部小说是他活了五十一年唯一有意义的行动，唯一的“真实”，唯一的幸福。

他有一间舒适的甚至华丽的寝室，我们设有机会参观实物，但是从照片上可以看出。然而这华丽的卧室是他的监狱，也是他的墓穴。他整天整夜禁闭在华丽的斗室中，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工作也在床上。门窗紧闭，窗帘下垂，室中无光，白昼点灯。他病态的神经异常脆弱，不但怕风怕雨，怕日光，也怕声音。他房间四壁上钉一层厚厚的软木，用以隔音。绝对阴暗，寂静，简直是墓穴。一位艺术家为了聚精会神完成他的作品，出于自愿，出于保护病体的必要，在这华丽的墓穴中活埋了大约十六年之久，这是令人感动的旷古奇闻。

我们说“华丽”的墓穴（我们不说“豪华”），因为从照片上可以看到，讲究的床，床上锦锈的被褥枕头，高级的大沙发，高级的地毯和壁毯，高级的桌椅……凡此种种，令人想起《追忆逝水年华》中所回忆的生活，不是普通人的生活，而是富丽堂皇的“上流社会”的生活，适合于他身体的生活。

普鲁斯特在十六年间，不但自己不离开他的“墓穴”一步（有

时有事必须出去，也只能在夜里出去，白天绝对不能出门），而且绝对不许“闲人”进来。他所谓“闲人”，是除开他的胞弟，洛佩·普鲁斯特和照顾他生活的忠诚女仆塞莱丝特，其他全是“闲人”，包括医生在内。他不欢迎他的医生常来。况且比他年轻两岁的弟弟洛佩，继承父业，也是学医的，也是医生。必要时，有一个医生就够了，何必有两个医生。比方说，假如病人不幸而断气了，按照法律观念，必须有一位正式的医生签字证明病人确已死亡。这个任务洛佩也有资格执行。后来果然是他在哥哥的死亡证明上签字的。

普鲁斯特用微弱然而坚决的声音对女仆说：“塞莱丝特，死亡在催促我，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还有许多工作要赶快做，你千万别让闲人进来。”忠诚的塞莱丝特把门死死地顶住，除了洛佩之外，谁也不许进来。据说也有例外。普鲁斯特临终前夕，他接见卡里玛出版社的年轻编辑，雅克·李维埃，^①一连接见两次，仔细地嘱咐他关于小说最后一卷出版的必要措施。

1922年9月，非常例外地，普鲁斯特出去参观了一个荷兰画家的作品展览会，当然不是为了消遣，而是普鲁斯特在他的小说中曾经提到这位荷兰画家的一幅画，他想把他的印象和原作最后核对一下，不料出去就受了凉，回来气管炎大作，发高烧，病势凶猛。但是，如果那时他好好地接受医生劝告，严格休息，不许操劳，病情也许可以暂时稳住，可是他不接受医生的嘱咐，发着高烧，两眼火红，还要在床上细看小说第六卷《阿尔佩蒂娜失踪》的校样。为了他的艺术，他的工作，为了他留给后人的唯一精神财富，唯一的精神遗嘱，普鲁斯特真是尽心竭力，死而后已。在那时刻，他的神志已经昏迷，眼前出现幻影。他对女仆说：“塞莱丝特，有一个穿黑衣服的胖太太，在我床边转来转去，你请她立刻出去！”这个“黑衣胖太太”是死神的显形。

^①Jacques Rivière (1886—1925) 此人后来成了二十世纪初叶的法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受到A·纪德和P·克洛代尔等文坛权威的赞赏。

普鲁斯特终于实践了他的坚强意志，为了完成《追忆逝水年华》这部杰作，在与死神搏斗中结束了他的生命。他需要寂静，绝对的寂静，在寂静中工作，在寂静中断气。在他断气的时刻，在病床边只跪着两个悲痛得不能自支的亲人：他弟弟洛佩和忠心耿耿，不亚于至亲的女仆塞莱丝特。是的，按照他的嘱咐，没有别的“闲人”。

二十世纪法国的一位伟大艺术家，小说家，就这样结束了他的生命，结束了为实现他的艺术理想而进行的坚韧不拔的斗争。

普鲁斯特曾经说过：“最好的作品不是在热闹场上，而是在寂静中产生的。”他实现了他的诺言。他在严格的寂静中完成了他的杰作《追忆逝水年华》；在严肃的寂静中结束了他作为艺术家的英勇的一生。

1988年2月于北京

论索尔·贝洛的小说创作

王 宁

在以流派众多、标新立异闻名的当代美国文坛，索尔·贝洛（1915—）的地位是十分突出的。早在六十年代，贝洛就以其杰作《赫尔索格》（1964）确立了自己在当代美国作家中的代表性地位。进入七十年代后，他仍然以旺盛的精力孜孜不倦地从事创作，接连发表了长篇小说《赛姆勒先生的行星》（1970）《洪堡的礼物》（1975）等作品。1976年，他以其作品“对当代文化赋予人性的理解和精妙分析”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金。进入八十年代以来，他又发表了新作《院长的十二月》（1982）和中短篇小说集《失言的人》（1984）。今天，在谈到当代美国文学时，评论家们总是不无自豪地把贝洛誉为“我们时代所拥有的最优秀的作家；”^①在谈到他对反映当代社会生活所作出的非凡贡献时，他们更是一致认为，“在二次大战后的美国小说中，他的小说最深刻地、最令人信服地展现了现代都市人寻求自我本质的问题”。^②我认为这样的评价不算言过其实，因为确实，在当代美国作家中，难以有人与他相比拟。

无论在东方或西方，当代作家的一个共同特征都是致力于标新立异，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传统风格逐渐被许多作家摒弃，即使是那些标榜为“现实主义者”的作家，也与传统有着很大的差别。尽管在美国，三十年代的德莱赛、刘易斯及斯坦贝克等批判现实主义的继承者以及海明威这位承前启后的跨时代作家仍在沿

①罗伯特·塔沃尔斯《一部具有政治性的、蕴含机智和哀伤的小说》，见《纽约时报书评》，1982年1月10日号。

②见《美国文学的传统》（The American Tradition in Literature），兰顿公司第五版第1789—1790页。

着现实主义的道路积极创作,但随着这些作家的相继逝世,现代主义各流派经历了一段时间质量上的空白后又重新崛起,曾一度形成了美国当代文学的一股主流。而贝洛则居于这股主流之首。自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以来,他始终保持不同于其他现代主义作家的思想风格,西方评论家称他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德莱赛以及美国城市自然主义传统的追随者;一位幻想家……以及意第绪文化的最后一位小说家。”^①在我国评论界,看法则有所不同。有人认为他是“美国当代现实主义的主要发言人”;^②有人把他归为存在主义作家之列;也有人认为他的创作反映了当代西方文学中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互交织的倾向。^③贝洛是最反对评论家任意给他贴上某某“主义”或某某“派”之类的标签的,他“情愿承认,自己不仅受益于欧洲的文学传统,而且也受到美国传统的影响。”他说,“在他最感兴趣的作家之中,有德莱赛、惠特曼、海明威、福克纳、菲茨杰拉德、乔伊斯、劳伦斯和叶芝,以及十九世纪的俄国作家(主要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引者)”^④由此可见,在贝洛最为推崇景仰的作家中,既有现实主义大师,也有现代主义者,他既对现实主义作家们勇于正视社会现实,反映现实生活本质的精神崇仰至极,同时又对现代主义作家在艺术手法上的创新赞叹不已。他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创造性地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结合起来,在探索人性的深处和反映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本质方面,达到了自己的新高度。

①见加伯列尔·纳瑟波维希:《袖珍本索尔·贝洛文集·导论》(Introduction, from the portable Saul Bellow), 纽约, 1974年版, 第7页。

②参见《外国文学研究》, 1982年第2期信德:《美国当代现实主义的主要发言人——索尔·贝洛》。

③参阅陈焜:《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1年版, 第38—69页。

④布里基殊·谢尔—夏克勒:《索尔·贝洛》(Saul Bellow), 第3页。

当代社会的冷眼旁观者和批判者

伊哈布·哈桑在评论贝洛的创作时指出，“他首先是一个观念小说家，但是也选择城市街道的纷乱生活作为他小说的背景。他创造的城市犹太人物，既意识到他们古老的传统，又体现着美国犹太人寻找一种他自己的新意识的种种令人困惑的心情”。^①贝洛小说中的主人公大都是深受弱肉强食法则制约的犹太知识分子，“缥缈或者基于一种仿佛再也不与现实世界相关的往昔”。^②他们带着严酷的社会现实和周围动乱的一切，素来以冷静的目光对之进行观察并加以严肃的思考和深刻的分析，从而探索出一条赖以自我生存的道路。他们清醒地意识到，“你已经能看见文明的自杀驱动力在猛烈地向前推进。”人们在这个世界上求得生存和自由的欲望已成为当今必不可少的迫切问题。

对于贝洛小说中的主人公，约瑟波维希曾作过如下论述，“正如普鲁斯特所认为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小说可被确切地称为《罪与罚》，福楼拜的全部小说可被称作《情感教育》，而贝洛的所有小说则可称作《摇摆者》了。在这每一篇小说中，主人公都是一个摇摆不定的人，要么自我屈尊，要么就受环境所迫而从外部世界的激流中退回来，在地狱的边缘踟蹰，同时又试图理解这些东西。但这可能吗？”^③其实在贝洛的小说中，“象这样的主人公在一种形势下渴望得到恢复生活秩序和平衡的某种因素，并不足为奇。”^④在早期小说《摇摆者》（1944）中，贝洛通过主人公约瑟夫那记载着痛苦辛酸的日记，揭示出他参军前犹豫徘徊和六神无主的心情。他企图摆脱客观外界的制约，求得自由安宁的环境，他在

①见哈桑：《当代美国文学》，陆凡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页。

②马库斯·坎利夫：《美国的文学》（The Litera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企鹅丛书版，1968年，第362页。

③④见《袖珍本索尔·贝洛文集·导论》，第8页。